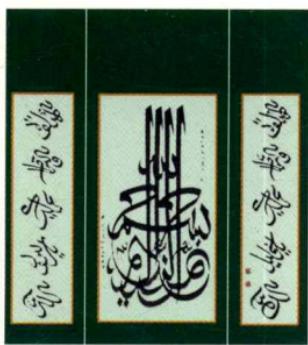


拨开云雾

见清真



陈漱石 著

溯回儒文明交融的轨迹、
话西亚时局的真相……



陈漱石系列 3

华文

拨开云雾 见清真



陈漱石 著

大将 事业社 出版

陈漱石系列 3 拨开云雾见清真

作 者：陈漱石
编 辑：泊世工作室
执行编辑：黄雪莱
编写助理：李慧娟
资料处理：黄金秋、马 旭
美编助理：黄雪芳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 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王瑞隆律师
行销助理：梁胜义
读者服务：陈丽娟、李蕙杉、杨祥和
出 版：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3rd Floor,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L., Malaysia.
Tel: 03-2026 6288 Fax: 2026 6266
E-mail : mentor@po.jaring.my
website : mentor.com.my
印 刷：YISHUANG ENTERPRISE
第1版第1刷：2001年11月15日
定 价：RM30.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2385-50-4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Chen. Soo Se, 1947-

[Bo kai yun wu jian qing zhen]

拨开云雾见清真／陈漱石著

(陈漱石系列：3)

ISBN 983-2385-50-4

1. Islam-Relations-Confucianism. 2. Confucianism-Relations-Islam. I. Title II. Series: Chen Shu Shi xi lie: 3.

297.28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代序

不务正业 的生化学者

许秀华

马来西亚才能幼教中心执行长

我与陈漱石是大学农业化学系同班同学，我们同样主修食品科技，而攻读博士学位时，漱石研究的是生物化学，如今他却在回儒交融课题上，写书论著，相信认识他的人，一定和我一样，想看看到底他写了些什么。

生物化学和回儒文明看似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而漱石会在五十岁尚属健壮之年从繁忙企业岗位上卸下，转而对族群融合与同化问题深深著迷，事实上其来有自。

早在台湾中兴大学一年级时，因必修“国父思想”，而对孙文学说仔细研读，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里的“有一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有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有一个民族组成不同国家”观点，强烈影响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理念。

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我和漱石正在英国修读博士学位，我们住的大学公寓，隔壁是来自埃及的教授及家人，楼上两个单位分别住著以色列及美国的犹太族留学生，战争一开始，楼上两位犹太留学生都“失踪”了，事后以色列同学回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不约而同回去“捍卫祖国”，而那美国籍的犹太同学，在空战中牺牲了。这个事件，引起他对犹太民族的兴趣，想必也是日后提出“跨国族群”论点的起因。

至于对伊斯兰教的研究，则始于八十年代初，当时他担任圣约翰救伤队指挥官，队里有许多马来族官员，他为了要与他们有更好的沟通与交流，而花心思了解伊斯兰教的信仰与功修；其实圣约翰救伤队的始源也与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有很深的因缘。当时又因为职务的需要，经常赴中国大陆，蒐集了许多中文版本的伊斯兰教古籍及论著。他曾多次赴东欧公干，对“三大宗教、四种语言、五个民族”的南斯拉夫特别感兴趣；再加上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更让他对“族群关系”的兴趣绵延不断。

1996年，我们一家人到土耳其旅游，沿途他详尽讲解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的兴衰及现代民主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他是有心人。

他的足迹遍及西亚、中亚、北非及印巴次大陆（甚至到达邻近阿富汗边境城市百沙瓦），多年来收集不少伊斯兰教资料。他也多次畅游广州、泉州、杭州及扬州，沿着大运河走访山东德州，河北沧州及北京通州，再到西北陕西，宁夏，甘肃及新疆等省区。他甚至花了许多时间在中华伊斯兰教文化的书堆及田野调查工作上；又由于他博闻强记触类旁通，竟能把槟城海墘、台湾鹿港、福建惠安、浙江温岭及新加坡等地的白奇郭氏家族，共同拥有阿拉伯血缘的历史，贯穿起来，也追溯了吡叻怡保、台湾台北及福建晋江陈埭丁姓家族等的回族族源，令人甚感惊讶。

《拨开云雾见清真》一书中，漱石以其惯用的逆向思维，构述西亚时局的真相，用外行人的奇特眼光，描绘回儒交融的画面，以一个局外人的悠闲心态，撰写伊斯兰教的知识，读来轻松，却又余音袅袅，迴荡在心胸间，韵味无穷。

序一

一位郑和精神的体现者

戴小华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会长

中华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通称为世界四大文化。这四大文化虽能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社会并存着；然而由于各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分而治之”，大家只是维持在一个“分离式的多元文化情境”中。其实，像这样薄弱的种族关系，如有任何冲突发生，极易转成危机。

在我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常常感觉到我国各民族对彼此间所信仰的宗教缺乏基本的、常识性的了解。不仅非宗教信仰者不了解，即使信徒或教士本身对宗教的一般知识也是若明若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往往易生误会，甚至引发冲突。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

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据估计，全世界有宗教徒超过廿五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照说，与这样多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无论自己是否信教或与他人信同样的宗教，都应具备对不同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因无知及浅薄而妄加褒贬及批判，也不至于因偏见及歧视而造成伤害及仇恨。

所以，去了解和理解其它文化，尤其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意识形态的宗教更应成为当代人文修养、民族和谐与世界和平的重要部分。尤其美国 911 事件爆发后，如能严峻的反思，更会让我们清楚的了解到：隔绝与报复无法解决冲突的根源，反会助长更多的仇恨与攻击。

其实，远自中世纪，大部分西方人，尤其是基督教会人士，即对伊斯兰教充满敌意，经常撰文丑化之。固然有人尝试持平看待伊斯兰教，也有许多西方学者不断努力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世界拚凑出较为客观的图像，甚至还致力于伊斯兰教文化的推

广；然而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古老印象如此牢不可破，即便与穆斯林的真实接触无论如何动容都敌脑海中已然根深蒂固的成见。就这样令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渐行渐远。所以，西方世界实在得为激进伊斯兰团体兴起与成形担负某种程度的责任。

陈漱石博士所写的《拨开云雾见清真》，正是这样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当接到这部著作之后，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读后令我既震惊又感动。因为像他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一介生物化学博士，一位跨国企业的经营者，竟能孜孜矻矻，锲而不捨，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能力，更以一颗美好的心灵来写就这本美好的书。

由于陈漱石博士的这部著作，令我又想起近年来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为什么郑和七次下西洋都能圆满地、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他到底具备了哪些特殊的条件？

据研究郑和的专家认为，郑和的成功，主要是郑和具备了出使西洋所要求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识（诸如军事、外交、贸易、组织、才能与航海、宗

教知识)，以及强壮的体魄，不畏艰难险阻的拼搏精神、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为国效力的献身精神、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和平精神，和博大、精深、宽容和开放的思想观念。

仅就其思想观念来谈，郑和虽是一位伊斯兰教徒，可是他却突破了宗教观念的狭隘束缚，在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前提下，兼顾尊儒、奉佛、崇道、供妈祖(天妃)。他一方面努力学习儒家文化，一方面坚守着伊斯兰文化，他将两种文化集于一身，在实践中进行有机的调和。所以他被誉为“才负经纬，文通孔孟”。

至于郑和在弘扬佛教文化，发展佛教事业中，除了奉施大藏经外，还多次出资并主持兴建寺庙，修佛塔。三宝(佛、法、僧之义)即是佛门赐与郑和最崇高、最光荣的称号。

至于他崇道和敬供天妃的事迹，其材料则更为集中。《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文，其内有关得天妃庇护、祈求航海平安的记述，全然贯穿在整个下西洋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科学技术尚不发达，跟随郑和远航的

广大船员和官兵都有祈求海神天妃保祐平安的传统。郑和为了稳定大家的出海情绪，尊重他们的传统信仰和习俗，先后在许多城市修建天妃庙，塑天妃神像。让船员得到精神寄托和思想安慰。

像郑和这种思想境界，是一般的宗教信徒所不可比拟，大大突破了传统宗教观念的狭隘束缚，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从而使他思想认识的构架，形成了超出一般宗教信徒的博大、精深、宽容和开放的体系，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令他具备了一个伟大政治外交家的宏大气魄。这是决定其伟大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正是由于上述的因素，加上特定的社会历史舞台，塑造出郑和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完成了对外亲善友好以及商贸、文化交流的伟大使命。

陈漱石博士的著作无疑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与宗教自我本位主义，充分体现了郑和的精神。郑和的精神，不仅是我从事文化工作一直努力学习的榜样，更希望通过郑和的成功经验与大家共勉，并提供给像我们身边在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一些关键性的思考及借鉴。

序二

发自远方的祝福与期盼

杨启辰

中国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伊斯兰哲学研究所所长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

自穆罕默德接受“天启”，在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以来，博大精深的《古兰经》成为一面旗帜，使伊斯兰教迅速传向亚非欧三大洲，这历史行程已延续了一千三百九十余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也已一千三百五十周年。全世界有十二亿以上人口信仰伊斯兰教，中国有十个民族、两千多万人口信仰伊斯兰教，这一客观的现象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古兰经》包含哪些内容？伊斯兰文化具有怎样的社会价值和哲学价值？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司法、政治制度依据什么原则加以建立？穆斯林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有哪些指导准则？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人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当今世界，对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正在进行全方

位、多层次、多视角、高规格、高质量的研究，研究工作卓有成效、硕果累累，研究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正在向纵深方面发展。无论是在穆斯林世界，在西方，或是在中国，都有大量著作、译著、论文、资料，从哲学、伦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的高度，对伊斯兰教的发展进程、宗教教义、教法、教派、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以及人物、经典等各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更有很多论著与现今伊斯兰发展的现实紧密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从而使研究工作富有开创性、创新性、启发性，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学术视野，给人们以很多知识、启迪和教诲。

令人高兴的是，在世界各地有些有识之士正加入研究伊斯兰文化的行列，其中马来西亚籍华裔学者陈漱石博士所著《拨开云雾见清真》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很有见地的力作。当接到这部著作之后，我一口气读完，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位汉族华裔，作为一位出身生物化学的博士，作为一位跨国企业的经营者，他竟能下功夫、花力气广泛

涉猎材料，足迹遍布中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行程经过西亚、中亚、北非、印巴次大陆和马来西亚各地，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后加以综合加工，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广征博引，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阐述世界和中国各地伊斯兰教的来龙去脉，让人处处感受到作者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追求。他的著述通俗易懂，视野开阔，条理清楚，结构合理，笔法细腻，别具一格，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好书。这部著作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实际价值和参考价值，而且充分展示了作者的聪敏才智，融知识性、理论性、通俗性、趣味性为一体，使新思路所取得的成就不时闪烁于字里行间，文字如行云流水，显得光彩照人，创造性的劳动充满着智慧和功力，为这部著作增添了不少光辉。总之，他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在这里，让我在遥远的地方向这部著作的问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漱石博士的这部著作，也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被赋予国教的地位，而马来西亚籍的华裔占马来西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华裔中的回族只有少数，绝大多数人是汉

族，在这众多的华裔汉族人中如何适应马来西亚的社会环境，更好地和马来西亚各族人相处并融入到马来西亚社会中，这是具有十分现实意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正确处理和马来西亚各族人的种种关系，还要了解多数马来西亚人信奉的伊斯兰教。因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华裔学者像陈漱石博士一样，参加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中，以便加强马来人和华人两大民族的合作和友谊，这也是我在副标题中所说的“期盼”吧！

我出身于中国的回族家庭，从年少的时候起，就接触了伊斯兰教，具有这方面的不少知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以来，我展开了对伊斯兰文化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在《古兰经》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突破，主持编写《〈古兰经〉哲学思想》一书，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也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悉心关注，曾在国内多次获奖并已先后印刷五次，新华社还以《中国研究〈古兰经〉哲学思想的第一人——杨启辰》为题，在《中国对外新闻》1998年第27期上作了报导，使这部著作的影响更加显著。在这之后，我又

主持编写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中国穆斯林的礼仪礼俗文化》、《伊斯兰哲学研究》、《回族文化新论》以及《新编东方哲学概论》等著作，构成了我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的鲜明特色。在被国外称为“伊斯兰省”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版这样一些著作，不仅使我的研究具有专业特色、文化特色，也更具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宗教特色。我的一些著作的出版，对于正确诠释和了解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力争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并希望有更多的马来西亚华人朋友在这方面和我进行交流。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漱石博士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他所描述的伊斯兰文化和回族文化的层层面面，是值得予以发扬光大和加以仿效的，但愿有更多的人能读一读他的著作，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我想这也是作者的初衷和最大的心愿吧！

导读

用最谦虚的心去面对世界的真相

冯久玲

亚洲大趋势研究所所长

有个很有意思的朋友寄来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中一只企鹅在雪地上展翼奔腾，背面的文字是，“用最谦虚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智慧。情人节快乐，在南极。”

当泊世大哥邀我为他的新书写导读时，湧上我脑海的就是这句从冰天雪地寄来的话。

今天，震惊世界的美国 911 事件犹历历在目，旧伤未愈，新的恐怖威胁又笼罩著世界的时刻，马来西亚回教党势力抬头，回教国的论争方兴未艾，一个华裔学者竟敢出版为伊斯兰教“拨开云雾”的书，似乎有点不识时务，竟然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确”的忌讳。可贵的是世界上毕竟还有乐意默默耕耘，冷眼看热事，坚持揭开面纱，还原事实真相的